明初建州女眞居地遷徙攷

——兼論元代開元路治之所在——

徐中舒

一　舊建州之所在與建州衞名稱之由來

清代之先出於建州。　建州之名，肇自渤海。　新唐書地理志云：「率賓府領華益建三州」；其地當去今綏芬河流域不遠。　率賓之名或出於詩「率土之濱」之義。其後由女眞語轉譯，則有恤品速頻蘇濱速平諸稱，今則通稱爲綏芬。　此率賓府之建州，歷遼金元一再遷置，或在凌河南北。　而元一統志於松花江迤東之地，仍存舊建州之稱。　據明一統志及遼東志所引元志云：

> 混同江俗呼松阿哩江，源出長白山，北流經舊建州西五十里，會諸水東北流，經故上京，下達五國頭城北，又東北注於海。
>
> 海蘭河在濛陽路，經舊建州東南一千里，入於海。
>
> 上京之南曰建州。

據此數地推之，所謂舊建州或建州當在今松花江之東，阿勒楚喀城（金之上京）之南，而海蘭河之西北，約在今吉林省會迤東之地。　蓋此時之舊建州，已由綏芬河流域而遷於松花江東岸矣。　靖難師興，建州女直人有參加戰役者，明人記載皆稱建州松花江人。　如：

> 王彥建州松花江人，國初從征靖難，駢承寵錫，鎮遼三十餘年。　——遼東志官師志鎮守內官條
>
> 後軍都督同知王麒卒。　麒舊名麻子帖木兒，建州松花江人。　父貴，故元開元路達魯花赤。　洪武中，以麒歸，事上於藩邸。　貴卒，麒以壯勇善射，選充御馬坊勇士，從上平定內難。　——明實錄永樂二十年閏十二月

條

此與元志所稱舊建州之地位，適相符合。　又元史世祖紀至元二十五年下載：

復立咸平至建州四驛。　六月

床哥合引兵犯建州，殺三百餘人，咸平大震。　十一月

咸平卽今之開原。　由咸平至建州僅置四驛，而同書至元二十六年又載，立咸平至聶延驛十五所。　聶延在吉林長白山附近，今三音諾音額赫諾音之諾音，卽聶延之聲轉。　以此例之，建州之去咸平僅得聶延四程之一，其地必去咸平甚近。　故床哥合犯建州，而咸平卽爲之大震。　又同書塔出傳云：

塔出遂棄妻子，與麾下十二騎直抵建州，距咸平千五百里……至元二十八年，領軍討哈丹于女直，還攻建州，逐阿海投江死。

此云建州距咸平千五百里，當就其最遠之壤境而言。　下文云「還攻建州逐阿海投江死」，其地仍當於松花江流域求之。　日人池內宏謂建州部族初居於吉林省會之東，其後乃遷於三姓之地，其說雖與此合，而實誤甚，不可不辨也。

考元代舊建州，雖已遷於松花江流域，但明初設衞之地，則仍在今朝鮮之東北境，及綏芬河流域一帶。　明實錄載建州衞之設，在永樂元年十一月，而明廷爲設建州衞之故，其招諭朝鮮境內女直之勅諭，則以同年之六月到達。　朝鮮實錄太宗三年（永樂元年）六月辛未條云：

三府會議女眞事。　皇帝勅諭，女眞吾都里，兀良哈，兀狄哈等，招撫之，使貢獻。　女眞本屬於我，故三府會議。　其勅諭用女眞書，字不可解。使女眞說其意，譯之而議。

明廷此舉原爲設置建州衞之準備。　次年乃遣遼東千戶王可仁等於朝鮮，招諭參散禿魯兀一十一處人民，以及豆萬江（卽圖們江）一帶女眞，蓋欲舉此諸地以爲建州衞境。　朝鮮實錄太宗四年四月丁酉條云：

命領春秋館事河崙，知春秋館事權近，開史庫，考前朝睿宗實錄，侍中尹瓘擊東女眞，立碑于境上。　帝遣王可仁於女眞，欲設建州衞，故欲據此以對之也。

此時明廷使臣之至建州衞者，皆由朝鮮境內前往。　朝鮮實錄太宗四年下載：

六月己卯，遼東千戶三萬衞千戶等，賫勅諭及賞賜，與楊內史偕來，隨後而入，蓋以向建州衞也。

甲申，遼東千戶等至闕（卽朝鮮王廷）告辭，以向建州衞也。

此時建州衞最大首領爲阿哈出及猛哥帖木兒二人。 明廷賜此二人勅諭撫賞等，亦由朝鮮境內前往。 朝鮮實錄載：

以上護軍朴齡爲東北面宣慰使。 議政府啓：「遣人於東北面，使猛哥帖木兒波乙所等，不得生變於使臣」。 上曰：「其道安撫使盡心教誘，使不生變於使臣爲上策。 若不從，則威之以法。 且言曰前者王可仁所布勅書之意，非將汝等卷土以歸，但使各安生業，打圍牧放而已。 故今使臣之來也，我國使汝等敬迎勅書，毋生釁隙，上不得罪於朝廷，下欲使汝等安業耳。 今汝等不從此意，則我國因汝等而得罪上國乎？ 又不從，則以軍馬把直，使不得生變，令使臣無事回還。 其遣善言者速通於安撫使，齡乃行。 ——太宗四年七月癸丑條

遼東總旗張孛羅小旗王羅哈等至，上就見於太平館。 孛羅等奉帝勅諭，授參政於虛出於建州衞者也。 ——太宗四年十二月庚午條

朝廷使臣高時羅等奉聖旨到吾都里地面，吉州安撫使報云：「使臣高時羅等欲開讀聖旨，吾都里童猛哥帖木兒不迎命，曰：「汎稱吾都里衞，不錄萬戶之名，何以迎命」？ 使臣詰之曰：「由朝鮮來使臣二人於吾音會彼北阿伊兒朱乙臣何大等處，會道伊兀良哈三衞，好羅乎兀狄哈二衞，沙何領兀狄哈一衞，建州衞等處七衞，待之。 又皇帝遣都司率衆兵賫燒酒百甁，朝鮮馬三十匹，來與七衞磨金同盟，賜馬三十匹於於虛出參政，今爾萬戶不順可乎」？ ——太宗五年正月庚子條

此時明廷對於女眞頗欲借朝鮮威力，以刼持之。 朝鮮實錄之於虛出卽明實錄之阿哈出，此明廷所立七衞，僅建州衞名稱記載明白。 兀良哈三衞或有毛憐衞在內。 兀狄哈三衞，或有兀者衞在內。 其餘蓋不可考。 所可知者，此諸衞必在朝鮮東北之近境。 不然，明廷招諭之使，必不迂迴朝鮮境內前往也。

以建州言，據東國輿地勝覽卷四十九會寧都護府古蹟條，公嶮鎭下注云：

自高嶺鎭渡豆滿江，踰古羅耳，歷吾童站，英哥站，至蘇下江濱，有公嶮鎭基，南隣具州探州。北接堅州。

案公嶮鎭原在朝鮮咸鏡道端州吉州間。元末合蘭府及圖們江迤南一帶，沒於高麗。明繼元後，統一中國，對此東北舊疆，不能置而不問。故朝鮮遂逕指圖們江外蘇下江邊之古基，爲公嶮鎭舊址，以爲對明交涉地步。蘇下江（朝鮮實錄又作所何江），卽綏芬河之異名。東國輿地勝覽卷四十九會寧都護府山川條愁濱江下注云：「源出白頭山，北流爲蘇下江 一作速平江」；速平卽綏芬也。此公嶮鎭在綏芬河濱，而堅州又在其北，堅建平去聲同，是此堅州明卽渤海時率賓府所領之建州也。又案朝鮮實錄載明廷初設建州衞時，給猛哥帖木兒勅諭，稱其所居爲東開原毛憐等處地面，遼東志卷九那丹府東北陸路條第六站爲舊開原，第七站爲毛憐，舊開原卽東開原，其地疑卽今俄屬東海濱省之雙城子，毛憐更在其南皆綏芬河流域之地。明廷於此設建州衞，而東國輿地勝覽謂之堅州，明是一地。蓋東北地名每隨部族遷移，而故地名稱，仍可沿用不廢。此建州衞之設，必爲沿用渤海之舊稱也。

二 元代建州部族之居地

明初之建州衞，原爲繼承三萬衞而設。三萬衞乃由三萬戶得名。據朝鮮記載阿哈出原爲火兒阿萬戶，猛哥帖木兒原爲斡朶里萬戶，與托溫酋長卜兒闕並稱三萬戶。朝鮮李朝肇興於咸鏡北道，當創業之時，此三萬戶皆來歸附。據龍飛御天歌第五十三章云：

東北一道，本肇基之地，畏威懷德久矣。野人酋長遠至移闌豆漫，皆來服事，常佩弓劍，入衛潛邸，昵侍左右，東征西伐，靡不從焉。如女眞則斡朶里豆漫夾溫猛哥帖木兒，火兒阿豆漫阿哈出，托溫豆漫高卜兒闕。

龍飛御天歌歌頌其開國史蹟，撰於朝鮮太宗朝（朝鮮實錄太祖四年十二月癸卯條所載卽本於此）。同書注：

斡朶里火兒阿托溫三城，其俗謂之移闌豆漫，猶言三萬戶也。蓋以萬戶三人，分領其地，故名。自慶源府西北行，一月而至。

斡朶里地名，在海西江之東，火兒阿江之西。火兒阿亦地名，在二江合流

之東，蓋因江爲名也。托溫亦地名，在二江合流之下。二江皆自西北流，三城相次沿江。夾溫姓也，猛哥帖木兒名也。古論姓也，阿哈出名也。高姓也，卜兒闕名也。

據其所述，可以考見建州部族設衛以前之住地。海西江卽松花江。洪武十六年元海西右丞阿魯灰來降，明廷謂其地「東有野人之隘，南有高麗之險，北接曠漠，惟西抵元營」；是凡松花江所經之地皆在海西境內，故松花江又名海西江。火兒阿江卽胡里改江今謂之呼爾哈河。據日人箭內亙之意見：火兒阿在二江合流之東，卽今吉林之依蘭，（卽三姓之地）。斡朶里在松花江東，呼爾哈河西，卽三姓對岸地。托溫在松花江呼爾哈河合流之下，卽今黑龍江屯河之地（見滿洲地理歷史元代滿洲之疆域第四節斡朶憐等五萬戶府）。其說僅據朝鮮記載後來追叙之辭，其中不無可以商榷之處。俟後再詳論之。

「斡朶里火兒阿托溫三城，其俗謂之移闌豆漫」。女眞語移闌爲三，豆漫爲萬，卽三萬戶之意。此三萬戶之職，爲其俗相沿舊稱，必有所受。元史地理志云：

> 合蘭府水達達等路，土地曠闊，人民散居。元初設軍民萬戶府五，鎭撫北邊。一曰挑溫，距上都四千里。一曰胡里改，距上都四千二百里，大都三千八百里（原注有胡里改江并混同江，又有合蘭河流入于海）。一曰斡朶憐。一曰脫斡憐。一曰孛苦江。各有司存，分領混同江南北之地。其居民皆水達達女直之人。

此五萬戶中之斡朶憐卽斡朶里，胡里改卽火兒阿，桃溫卽托溫，僅音譯微異。知前述之三萬戶，卽元代軍民萬戶府之遺。明實錄遼東志記此諸地之所在，與龍飛御天歌注，亦有可以互相參證之處。明實錄洪武十五年二月壬戌條云：

> 故元鮐海千戶速哥帖木兒，答哈千戶完者帖木兒，牙蘭千戶皂化，自女眞來歸，言遼陽至佛出渾之地三千四百里，自佛出渾至斡朶憐一千里，斡朶憐至託溫萬戶府，一百八十里，託溫至佛思木隘口一百八十里，佛思木至胡里改一百九十里，胡里改至樂浪古隘一百七十里，樂浪古隘口至乞列憐一百九十里，自佛出渾至乞列憐，皆舊所部之地，願往諭其民使之來歸。

弗出渾，遼東志卷九作弗出，爲開原東陸路至朝鮮後門之第五站，在費兒忽與南京之間。費兒忽當在敦化之西，費納和河畔（費納和河見內府輿圖，水道提綱作非衣河）。南京之所在，據東國輿地勝覽卷五十鍾城古蹟條云：「自潼關堡渡豆滿江，經春浦，渡舍春川，有古城，號南京」；其地距朝鮮鍾城潼關堡近，當在今吉林延吉附近。以此兩地定弗出之所在，疑卽今布爾哈圖河畔之地。檢遼東志開原控帶外夷山川圖，於費兒忽與南京之間，有地名夫愁。夫愁當卽弗出之異譯，緩言之則與布爾哈圖聲近。又朝鮮實錄世宗十七年四月條，載內官張信前往白頭山公幹，至乃顏安下大營，差土軍頭目石脫里等管領旗軍五百名前去弗朱江分春江上下山場採捕。此弗朱江之弗朱與弗出聲近，當卽布爾哈圖河。分春江卽琿春江。其地皆在白頭山之北。乃顏爲清初長白山訥殷部地。弗朱江在乃顏之東，而與琿春江近，以道里地位言之，擬以布爾哈圖河，實最允當。弗出渾之地既定，斡朶憐在三萬戶中最距弗出渾近，而遼東志卷九海西東水陸城站條，第十五站爲斡朶里，第十七站爲托溫城，第二十一站爲弗思木城，第二十四站爲弗踢奚城，第三十六站爲考郎古城，第二十八站爲乞列迷城，此諸站中之弗踢奚卽胡里改（明實錄永樂七年五月改忽兒海衞爲弗提衞，忽兒海卽胡里改，弗提卽弗踢奚）考郎古城卽樂浪古隘（考郎與樂浪聲近）其道里遠近，皆與實錄所記相合。又據遼東志載斡朶里城之方位云：

> 忽兒海河，城（開原）東北一千里，源出潭州城東諸山，北流谷州城東，經斡朶里城，北流入松花江。——卷一開原山川條
>
> 理河，城（開原）東北一千二百里，源出斡朶里城南諸山，北流入松花江。——同上
>
> 古州，北接斡朶里。——卷九那丹府東北陸路條注

此忽兒海河卽呼爾哈河，理河卽拉林河，古州卽谷州。元一統志謂谷州在舊開原之正西，疑卽渤海舊都今吉林之東京城。據此所載斡朶里城在東京城北，呼爾哈河西岸，而拉林河發源於其城南諸山，疑今吉林甯安，卽甯古塔城北之薩爾湖城卽其地。

胡里改萬戶以胡里改江得名，據明實錄所記道里，胡里改距斡朶憐五百五十里，箭內以今依蘭之地擬之，其說可信。

托溫城在斡朶憐與胡里改之間，當於呼爾哈河流域求之。檢遼東志開原控帶外

夷山川圖，托溫江在松花江北岸，伯顏迷站之西，托溫城在松花江南岸，一半山站之東，滿赤奚站之西。　據同書卷九海西東水陸城站條，由伯顏迷站至托溫城，計有六站。　以此知元代之托溫城，與托溫江不在一處，而遼東志之托溫江亦遠在今屯河之西。

以上斡朶里胡里改托溫諸地，與龍飛御天歌注中三萬戶之所在，詳略雖有不同，然均不越呼爾哈河流域。　蓋此三萬戶部族，依後來之記載，其生活皆已漢化甚深，而呼爾哈河流域在元代居臨驛道要衝，輸入漢人財物較易，其擇居於此，亦似非偶然也。

三　明初建州部族之居地

斡朶里等三萬戶部族以居臨驛道世受元代官職之故，其日用所需如布帛鹽米之類，無不仰給於漢人。　故此等女眞，其居處必常在遼東與朝鮮之間。　蓋已不能離開漢族文明，而獨自生存矣。　朝鮮實錄載建州女眞由朝鮮境內逃出後，互相問答之辭曰：

> 「汝等無乃歸蒲州乎（蒲州即婆猪，後來爲建州李滿住等所住）」？　答曰：「蒲州則無鹽醬可以資生，何有入歸之理乎」？　——成宗十四年九月戊戌條

又載其因鹽鐵搆釁，及居中兩投之狀云：

> 初野人至慶源塞下市鹽鐵牛馬，及大明立建州衞，以於虛出爲指揮，招諭野人，慶源絕不爲市。　野人憤怨，建州人又激之，乃入慶源界抄掠。　——太宗六年二月己卯條
>
> 野人李豆里來言，建州衞居人等剽掠中原，故不得貿鹽於遼東地面。　今春必將來求貴鎭（按指滿浦鎭）請備鹽送之。　——世祖十三年正月戊寅條
>
> 婆猪江野人沈阿郎哈到於軍中，相戰時，本國人全義對本人（指沈阿郎哈）稱說：「你每常時來往，米糧鹽醬，取索食用，你們如何結黨作賊」？　阿郎哈勒馬避去。　——世宗十五年四月乙酉條

當元之末造，遼東騷亂，其最先受影響者，必爲驛道。　蓋亂事旣起，則驛道卽隨之

閉塞，物資來源斷絕。 此漢化女眞生活之窘迫，自不待言。 其勢不得不沿呼爾哈河流域而南遷於高麗近境圖們江外諸地，仰賴高麗而居。

據朝鮮實錄載當紅軍侵入遼東高麗之時，圖們江流域，已有三豆萬之稱：

禮部啓：「投化人金山生等，江界府別下里，隨母移居于甲山之地，又移於三豆萬之地，被擄紅軍，入歸遼東居之」。 ——世宗十六年四月癸亥條

紅軍自至正十八年侵入遼東，二十一年渡鴨綠江，陷高麗王都，旋大爲高麗援軍所敗，次年正月其餘黨一十餘萬，仍由鴨綠江遁入遼東。 金山生之被擄卽此時事，其先由江界移居甲山，亦嘗與紅軍有關。 江界之地在鴨綠東岸，爲由遼東入高麗要道。 甲山在江界之北，當鴨綠圖們兩江之上源，必爲紅軍旁掠所及。 朝鮮實錄載紅軍渡鴨綠江後，又闌入西北鄙，甲山卽高麗西北鄙地。 以此推之，三豆萬之地當更在甲山之北，卽圖們江流域求之。

洪武二十一年明廷設三萬衞於斡朶里，三萬衞卽沿襲三豆萬之舊稱。 女眞語謂萬爲豆萬，豆漫豆滿土門圖們，並其異譯也。 三萬衞設於斡朶里，斡朶里之所在，據東國輿地勝覽卷五十慶源山川條云：「訓春江源出女眞之地，至東林城入于豆滿江，斡朶里野人所居」；訓春江卽琿春江其地在圖們江迤北，當元明之際，斡朶里部族實居於此。 同時胡里改托溫兩部族，居址亦相近，故其地有三豆萬之稱。 明廷設三萬衞於此，卽沿用其俗之舊稱也。

胡里改卽火兒阿部族，當設衞以前，其居地亦在圖們江外。 朝鮮實錄載：

建州衞指揮莽哥不花奏：「洪武十九年間，有本處楊哈剌，蒙除三萬衞百戶職事，洪武二十一年間，根指揮侯史家奴於斡朶里開設衙門。 後因三萬衞復回開原立衞，起發人民之時，有百戶楊哈剌將帶家小於土門地面一向居住。 洪武三十三年間，有朝鮮國萬戶鎖夭咬納等，前來起取本官，連家小三十戶，在本國阿漢地面住坐。 ——太宗七年三月己巳條

崔咬納供狀：「原係玄城付籍人氏。 洪武五年，兀狄哈達乙麻赤到來玄城地面，刼掠殺害。 當有管下楊哈剌等，被兀狄哈擄掠前去。 咬納將引原管人戶二十戶，前來本國吉州阿罕地面住坐，小心謹愼，防倭有功，欽奉國王委付鏡城等處萬戶職事。 後於洪武二（？）十三年親往兀狄哈地面，尋

覓得楊哈剌九戶，到來阿罕同住當差。 ——同上四月癸卯條

楊哈剌爲崔（又作鍛矣）唆納管下，原係玄城附籍人氏。 玄城卽舊開原城之省稱。據崔唆納供狀，洪武五年楊哈剌爲兀狄哈所擄，直至洪武三十三年，仍在兀狄哈地面尋得，此與莽哥不花奏稱洪武十九年赴京之楊哈剌曰「本處楊哈剌」，又稱楊哈剌自洪武二十一年後一向寄住土門，可以互相參證。 蓋楊哈剌被擄之後，卽爲猛哥不花部屬，其一向寄住之土門，據龍飛御天歌注云：「在豆漫江之北，南距慶源六十里」。 地名土門亦由萬戶得名，或卽三豆萬之省稱。 龍飛御天歌第五十三章，稱八兒速爲土門括兒牙，八兒速卽明實錄毛憐衞酋長把兒遜，土門爲其居地。 朝鮮實錄稱毛憐衞與建州阿哈出部族，同爲兀良哈。 把兒遜被殺後，阿哈出之子李顯忠卽奏請以其弟猛哥不花管毛憐衞事。 是此兩衞，其先當同屬一部，故其居地皆在土門，卽琿春江迤西之地，與斡朶里猛哥帖木兒所居切近，故明廷給猛哥勅諭，稱其所居曰東開原毛憐等處地面也。

托溫部族，明初以屬兀者衞，明實錄永樂二年四月庚辰條云：

托溫江女直野人頭目甫魯胡來朝，授以兀者衞百戶等官，仍加賜賚。

此甫魯胡卽龍飛御天歌中托溫萬戶卜兒闊。 此部族其後仍自行歸附於建州，明實錄永樂十年六月辛酉條云：

遼東建州衞指揮僉事李顯忠奏：「塔溫新附人民缺食，乞賑貸之」。

此塔溫卽托溫之異譯。 據此可見托溫部族與建州關係之切。 當建州部族居於琿春江流域，此托溫部族之居地，亦當相去不遠。 此觀於斡朶里部族遷居會寧阿木河時，托溫部族亦居於阿木河附近之穩城，可以知之。 東國輿地勝覽卷五十穩城府建置沿革條云：（穩城）「本高句麗舊地，女眞乘虛入居，號多溫平」；又山川條云：「多溫洞在府北七里」；此多溫亦卽托溫，平朝鮮語村也。 多溫因女眞入居得名，當卽托溫部族曾居之地。

以上所述斡朶里等三萬戶之居地，均在圖們江流域，此雖係明初情形，但金山生之供狀，已稱此一帶爲三豆萬之地。 案金山生投化於朝鮮世宗十六年，卽宣德九年，上距紅軍侵入高麗，已七十三年。 其舊三萬衞之地，於永樂元年設建州衞，迄宣德之世，亦已三十二年，此三萬戶名稱當已不復存在，知金山生之供狀，所稱三豆

萬，必爲元末已有之名稱，卽此三萬戶部族，至遲已於元至正二十一年以前卽紅軍侵入高麗之時，已由呼爾哈河流域移居於此。

此遷徙事，不僅以上述諸證爲依據。朝鮮實錄又載後來圖們江一帶居住之女眞，仍有舊居處可考。茲將有關各條錄之如次：

> 吉州疊入殷實，管下千戶者安等十四戶男女，幷一百餘人，節晚失農，每戶一二人，欲往舊居處捕魚資生。以巨陽千戶高時羅古及殷實一族，建州衞千戶時家等，欲招安者安及仇老甫要骨看兀狄哈，與建州衞千戶談波老出來待候，故未得入歸捕魚。——太宗五年九月甲寅條
>
> 建州衞指揮使阿哈出奏：「有奚官萬戶府所屬察罕等一十三戶人民，朝鮮國將木答兀連妻子四口送回來了，有十二家不曾回還了。具奏間，得本衞指揮莽哥不花等說稱：「奚官萬戶府有人戶百十餘家，東寧衞指揮高塔海帖木兒招到數內頭目失加，赴京除授副千戶，察罕等十二戶俱係失加同寨管的，因是失加除授回還，有朝鮮國王，差把關兵馬，將失加家小，同察罕一十二戶，搬裹去訖，後有失加家小，永樂五年八月內到於建州，有察罕十二戶，不曾來，委係失加所管人數了。——八年六月壬辰條
>
> 問得故察罕媳婦那難等供稱：「洪武五年壬子，因那哈出到來，女眞地面鬧亂，根同萬殷實向國出來，於慶源定州咸州等處，附籍安業當差。——九年四月甲子條

分解以上各條，殷實卽萬殷實，時家卽失加。殷實與時家同族，卽同爲奚官萬戶府所屬。奚官龍飛御天歌作奚關，注云：「奚關城東距訓春江七里，西距豆滿江五里，其居地正在圖們江外。洪武五年，殷實率其部族附籍於慶源定州咸州等處。定州咸州在吉州之南，慶源在吉州之北，其遷徙似非一次，故曰吉州疊入。當高時羅古等欲招安殷實管下者安等時，者安之居，當仍在奚關。惟彼等於奚關之外，尙有舊居處。此女眞之舊居處，極可注意。吾人藉此可以證明數事：（1）圖們江外之女眞部族，係由他處遷來。（2）舊居處以捕魚資生，似卽呼爾哈河松花江合流之地，或其附近一帶。蓋此地素以產魚著稱，又距圖們江外不遠也。（3）由洪武五年至此又三十餘年矣，其舊居處不但尙可入歸，卽其生產技能，如捕魚之事，

亦不因遷居以後而喪失。 則其遷徙之年代，距洪武初時，亦不能過遠。 以上三項，均可爲前述三萬戶遷徙事，作一有力之旁證。

四 舊開原之所在

明初承元人之後，經營遼東邊徼之地，一以收復前代之疆土，一以遮斷蒙古之左臂。 其足跡所經，在洪武朝曾遠至今朝鮮迤北濱海之地。 顧以當時輿圖之學未精，以故涉筆之士，不能詳其道里遠近。 綜述舊聞，動輒舛誤。 其關鍵所在，實由不能分別新舊開原名稱所致。

日人討論舊開原者，遠在今二十餘年以前，顧迄今仍無確當之見解。 其初箭內亙在滿州地理歷史第二卷元代滿州之疆域一章中，謂元代開元 自創置以來久治於黃龍府，卽今吉林之農安縣，至世祖至元年間，乃移治於今遼寧之開原。 其後池內宏作元代地名開元之沿革一文，載於東洋學報第二卷第三號，謂開元創置之初，卽治於今三姓附近，及至元末，乃移治於今之開原。 此文旣出，箭內亙又作元代地名開元之沿革一文答之，載於東洋學報第十三卷第一號，仍墨守其說。 其與論此一地有關者，復有池內宏之三萬衞考，載於史學雜誌二六卷五號，和甲清之元代開元路，載於東洋學報十七卷三號。 箭內池內所據之材料，大致相同，而說各不同。 箭內謂開元設治農安，其說固誤；池內謂開元初治三姓，和田之文復重伸其說，亦不足據。

頃來國人治明清間之女眞史事者，以孟心史教授爲最勤。 旣撮錄明及朝鮮實錄中有關女眞之文獻，爲明清通紀一書，又擷其中有關建州遷徙事蹟，爲建州衞地址變遷考一文，載於北京大學國學季刊四卷三號，以爲元代開元路治在瀕海恤品路，卽今吉林琿春以東之地。 其所據之史料，確實豐富，最爲可信。 顧尙未能質言其地之所在，不無徵憾！ 所幸先路旣啓，補苴易於爲功。 今茲所得，亦有可述者。 案明代所謂開原皆指元史地理志之咸平府治而言，卽今之開原。 其舊開原則在今俄屬東海濱省之雙城子，俄人謂之尼古里司克，朝鮮實錄稱爲東開原，其地理志及東國輿地勝覽則稱爲巨陽城，或開陽城，以巨與開，陽與原，鮮人聲讀相同也。 以上所述，當於下文次第證明之。

開原一名，當緣開元路治而來。 元史地理志載咸平府初隸開元路，後復割出爲

散府。 咸平既經割出，卽不隸開元路，則是終元之世， 開元路治 ， 必不設於咸平府，此可知也。 據此言之，欲考元代之開元，必當於開元路轄境以內求之。 元代開元路境，據元史地理志云：

> 開元路古肅愼之地。 ……東瀕海，南界高麗，西北與契丹接壤，卽金鼻祖之部落也。 初號女眞，後避遼興宗諱，改曰女直。 太祖烏骨打旣滅遼，卽上京設都。 海陵遷都於燕 ，改爲會寧府。 金末 ， 其將蒲鮮萬奴據遼東。 元初癸巳歲，出師伐之，生禽萬奴。 師至開元恤品，東土悉平。 開元之名，始見於此。 乙未歲立開元南京二萬戶府，治黃龍府。 至元四年。更遼東路總管府。 二十三年改爲開元路，領咸平府。 後割咸平爲散府，俱隸遼東宣慰司。

又元一統志云：（見滿洲源流考卷十三疆域門引）

> 開元路南鎭長白之山，北侵鯨州之海，三京故國，五國舊城，亦東北一都會也。

據此開元路之疆域，東瀕海，西北界契丹，南界高麗，凡長白山三京（上京會寧府，及東京，南京）五國城，皆在境內，其轄境至爲寥遠。 元史地理志於開元路外，又有合蘭府水達達等路名稱，並以胡里改五軍民萬戶府系於此路之下。 今案此合蘭府及五軍民萬戶府，亦開元路所轄。 元代開元路南界高麗者，其初本以鐵嶺爲界。 明實錄洪武二十年十二月條：

> 命戶部咨高麗王，以鐵嶺北東西之地，舊屬開元。 其土著軍民，如女直韃靼高麗人等，遼東統之。 鐵嶺之南，舊屬高麗人民，悉聽本國管屬。 疆境改正，各安其守，不復有所侵越。

鐵嶺在今朝鮮咸鏡道之南端，元代本以此與高麗爲界。 及元末，高麗以奇氏之亂，乘機攘奪鐵嶺迤北文高和定諸州，而以咸興府與元爲界。 咸興府卽元之合蘭府也。 是合蘭府原在開元路內，而元史又屢稱開元路胡里改萬戶府。 元史文宗紀至順元年下載：

> 開元路胡里改萬戶府軍士饑，給糧賑之。 正月
>
> 開元路胡里改萬戶府……軍士饑，各賑糧二月。 五月

以此例之，則元志所謂胡里改五軍民萬戶府，亦當隸開元路。　又合蘭乃府名，水達達乃種族之稱，並不得以爲路名。　如元史世祖紀至元二十八年十月條云：

> 從遼陽行省言，以乃顏合丹相繼叛，詔給蒙古人內附者，及開元南京水達達等三萬人牛畜田器。

此所謂開元南京水達達等，當指舊開元城，及南京附近之水達達等而言。　同例，合蘭府水達達等，亦指合蘭府之水達達等而言。　修元史者，不諳此義，乃於此下誤增路字，又以胡里改等軍民萬戶府，係爲治理水達達而設，遂並系於其下。　據此可知元代之開元路，乃包括元史地理志之開元路合蘭府水達達等路而言。　其轄境之寥遠，可以概見。

案元代開元路轄境雖遠，但其西境仍不越遼河流域。　元史世祖紀中統三年六月條云：「割遼河以東隸開元路」；此可見遼河流域，原不屬開元路。　元史地理志謂開元南京二萬戶府，治黃龍府者，金之黃龍府舊爲隆州，卽今吉林之農安縣，其地尙在遼河迤西。　蓋明人每以今瀋陽北之開原爲卽開元路治，而又誤以開原爲黃龍府之所在，故有此誤。　箭內之說原本於此，不足深辨。

又案蒲鮮萬奴被禽之處據元史石抹也先傳爲遼東之南京。　繼是之後，師至開元恤品，東土悉平，此所謂東土者：南京在今吉林延吉之附近，恤品在綏芬河流域，皆在東土。　以此兩地定開元之所在，當亦相去不遠，絕不能遠治遼河迤西之黃龍府也。

開元路治之所在，據遼東志地理志古蹟條注云：

> 開元城在開原城西門外。　元志（此引元一統志之文，明一統志所引同）開元城西南曰寧遠縣，又西南曰南京，又南曰合蘭府，又南曰雙城，直抵高麗王都。　正西曰谷州。　西北曰上京，卽金之會寧府。　……城背渤海，遼金所建。　元廢，城址猶存。　（原文會寧府下有京之南一段，所記各地，乃以上京爲中心者，與此無關。）

此「開元城在開原城西門外」一語，驟見之頗費解；故箭內以此爲遼東志中不待辯之誤。　此當於後文詳之，茲先述元志所記開元城之方位。　寧遠縣所在不詳。　南京合蘭府已見上。　雙城卽今朝鮮之咸興府。　高麗王都卽今朝鮮之開州。　谷州遼東

志又作古州，朝鮮記載作具州，其地當在今吉林甯古塔附近之東京城。 上京卽今阿什河畔之阿勒楚喀城。 據此諸地之方位言之，開元城當在吉林延吉之東北，朝鮮咸興府之北，吉林東京城之正西，阿勒楚喀城之東南。 如以今俄屬東海濱省之雙城子擬其地，其方位蓋無不合。 日人鳥居龍藏東北亞洲搜訪記對於此城，曾有較詳細之調查，茲節錄如次：

> 尼古里司克之位置：爲綏芬河沿岸之一溢地。 其地形實所罕見。 羣山峙於周圍，其間成一帶平野，綏芬河流於其間。 丘陵一方有口，綏芬河卽從此口流入海中。 ……中國人自古稱此地曰雙城子。 ……綏芬河邊，東西相對，有二土城遺蹟。 在東者曰南城，在西者曰西城，均以土壘圍之。 ……此間土城，疑始於渤海時代。 至女眞時，殆復加修築。 ……今觀尼古里司克土城，其規模之大，與其爲附近土城之中心，以及地形之雄偉，占交通之要衝，文化遺物，較諸其他土城，種類旣多，而技術亦進。 由此諸點思之，此間之土城，決非蕞爾可比。 ……更據希鬱陶氏之言，謂綏芬河對岸丘陵之上，有利用天然地形築有山城式之遺跡。 此與前述之西城南城相合，非雙城而爲三城。 ……希氏謂此土城之中，亦出有開元通寶，崇甯通寶等古錢，約有五種。 據氏研究之結果，此城之時代，去金不甚相遠，元朝亦似加以補葺而利用之。

據此，遼東志所謂「開元城在開原城西門外者」，並非難解之語。 其上一開元城，當爲今雙城子之西城，其下一開原城，當爲今之南城。 此於明代記載，亦有可徵。 明史地理志云：

> 三萬衞（原注元開元路）洪武初廢，二十年十二月，置三萬衛於故城西，並置兀者野人乞例迷女直軍民府。 二十一年府罷，徙衞於開元城。

洪武時置衞於故城西，故城者必爲開元路治所在，以三萬衞元屬開元路也。 此與遼東志開元城在開元城西門外一語所指當爲一事。 三萬衞之徙置，據明實錄洪武二十一年三月辛丑條云：

> 徙置三萬衞於開原。 先是詔指揮僉事劉顯等，至鐵嶺立站，招撫鴨綠江以東遺民。 會指揮僉事侯史家奴領步騎二千，抵斡朶里立衞。 以粮餉難

繼，奏請退師。　還至開原，野人劉憐哈等，集衆屯溪塔子口，邀擊官軍。顯等督軍奮殺百餘人，敗之，撫安其衆。　遂置衞于開元。

此三萬衞所在之斡朶里，據朝鮮記載，明初斡朶里部族，已居於訓春江流域，去舊開原至近，而三萬衞部衆且有附籍玄城者，玄城卽舊開原城。　參互推之，此斡朶里之三萬衞當在雙城子之西城。　其後退置於開元者，卽退置於南城，亦卽開元路治之開元也。　遼東志卷二建置志：「三萬衞洪武二十三年，指揮劉顯創建。　是今開原之三萬衞，其創建尙在此後二年。　蓋由斡朶里退師，其第一站必爲開元路治之開元，決不能驟至今開原之地，且今開原，去斡朶里絕遠，亦不能撫安其衆也。　再以明初之記載證之，陳鶴明紀卷六，洪武二十七年九月條云：

寰宇通衢書成，凡天下道里之數，東距遼東都司，東北至三萬衞。

此三萬衞當指開元路治而言。　其時明廷尙未經營奴兒干城，故以此爲東北之絕徼。如今之開原，乃在遼東都司正北，不得云東北。　又明實錄洪武二十八年春正月甲子條云：

勅今上（成祖）發北平二都指揮使司，幷遼東都指揮屬衞精銳，騎兵七千，步兵一萬，命都指揮使周興爲總兵官，同右軍都督僉事宋晟劉眞，往三萬衞等處，剿補野人，其屬衞指揮莊德景保安盧震等，悉令從征。

此時明廷出師至三萬衞等處剿捕野人，必非今開原之三萬衞，此又可知也。　又明實錄永樂二年八月庚辰條云：

遣使賫勅諭潭州漫散人民曰：「昔太祖皇帝設三萬衞，所以安養軍民，欲令老少各得其所。　建文時，差役困苦，爾等乃流寓潭州。　朕卽位以來，一切寬恤，天下軍民，皆以安生，惟爾等尙未復業。　特遣千戶高塔海帖木兒，賫勅往諭。　爾等卽同父母妻子，復回本處，仍舊居住。　毋久栖栖在外，徒自苦也。

潭州朝鮮記載或作探州。　遼東志卷九納丹府東北陸路第四站爲潭州，距舊開原中間僅隔古州一站，而東國輿地勝覽謂綏芬河濱之公嶮鎭，南隣具州探州，是其地必去舊開元不遠。　故由舊開原之三萬衞，卽流寓於此。　此時招諭復回本處居住者，據朝鮮實錄太宗八年六月壬辰條，載高塔海帖木兒招到數內，有建州衞副千戶失加。　此

時之建州衞，正在東開原毛憐一帶，東開原卽舊開原，蓋就其方位言，正在今開原之東，就其年代言，則爲元代之舊治也。毛憐，女眞語馬也。元代高麗之馬，皆由此道輸入，故又有毛憐之稱，今吉林之東境，有穆稜縣，卽其異譯也。據朝鮮實錄世宗六年八月戊申條云：

> 司僕提調啓：「前此咸吉道，良馬多產者，乃因開原路相通，與韃靼馬孳息。今與開原不通，已五十年矣，韃靼馬絕種。且濟州雖產馬之地，體大性馴者不產，將來可慮。願令慶源鏡城居人，於童猛哥帖木兒等處，以其所求之物，交易體大雌雄種馬，孳息便宜」。

此咸吉道卽今咸鏡北道地。其與開原相通者，必指舊開原而言。開元之道雖絕今仍欲求之於斡朶里猛哥帖木兒者，此時之斡朶里部族，雖已由訓春江乘虛入居會寧，但仍與舊開原相近。朝鮮實錄太宗十一年正月辛巳條云：

> 趙英茂李天祐上言曰：「今猛哥帖木兒雖令招撫，今將移徙於開元路。恐與種類以間道直向吉州，則鏡城如囊中之物。又牧馬南下，則端直之地騷然矣」。

此開元路由間道可直向吉州以及端靑，朝鮮之吉州端州靑州，皆在會寧之東南濱海之地，故此所指之開元路，亦當在會寧之東，卽開元路治之所在。據此數端言之，明初三萬衞退置於開元者，必爲舊開原矣。其今開原之三萬衞，當視爲經營三萬衛之初站，猶之奴兒干都司既設之後，仍於松花江船廠之地，設兵駐守也。

朝鮮記載又稱開原爲開陽，或巨陽。據朝鮮實錄世宗五年所載：

> 開陽恆居女眞楊木荅兀，因自中國之亂，未得安住，率婦人小兒共三百餘名，欲居于古慶源。 四月
>
> 楊木答兀亦率管下五百餘戶來屯豆滿江外，此人擄掠中國開陽城而來矣。 六月
>
> 遼東開陽衞女直千戶楊木答兀，連家小軍丁男婦共五百餘名，亦於本年六月十九日前來，與猛哥帖木兒一處住坐。 七月

此稱中國開陽城，遼東開陽衞，皆指今之開原而言。楊木答兀與猛哥擄掠開原人民，畏中國討伐，故遠竄於其舊居處古慶源之地。其稱開原爲開陽者，蓋陽與原，

俱影母字，鮮人發音相同也。　又朝鮮實錄太宗十四年二月庚戌條云：

> 永吉道都安撫使李從茂報：『自鏡城二十五日程羅毛羅住兀良哈指揮阿老管下千戶毛下也進言曰：「女直都事也羅介率中原數多軍人，於前年正月，云屯隱出來。　自正月至四月，造大船及汲水小船，各二百三十艘。　載軍人泛自松渴江歷愁下江向愁濱江，將築巨陽城，慶源薰春城，實之以吾都里兀良哈』。　上曰：「此人等每以如此事來告。　上國之兵雖來，豈以船過鐵嶺乎？　此必虛語也。　抑或中原邊將，造船於此地耳」。

此愁濱江即綏芬河，薰春即琿春，朝鮮記載又作訓春。　巨陽城在愁濱江畔，又見東國輿地勝覽卷五十，會寧都護府山川條愁濱江下注：

> 源出白頭山，北流爲蘇下江，一作速平江，歷公嶮鎮，至巨陽，東流一百二十里，至阿敏，入于海。

此巨陽城在綏芬河畔，當即舊開原城。　舊開原訓春皆建州人之舊居，故實錄有實之以吾都里兀良哈之言。　又東國輿地勝覽卷五十慶源都護府古蹟條巨陽城下注：

> 巨一作開。　縣城（自鎭北堡渡會吐家川。大野中有土城。名曰縣城。　城內有六井。　按龍飛御天歌奚關城東距訓春江七里。西距豆滿江五里。疑即此）。　北九十里，山上有古石城，名曰於羅孫站。　其北三十里，有虛乙孫站。　其北六十里，有留善站。　其東北七十里，有古城基，即巨陽城。

此巨陽亦指舊開原言。　巨一作開者，巨開皆溪紐字，故鮮人聲讀同也。　據此所載道里，此巨陽城亦當爲俄屬東海濱省之雙城子也。

五　建州部族之遷徙

明初建州阿哈出猛哥帖木兒兩部族，尙居於朝鮮東北近境圖們江外諸地，說已見上。　及建州衞既設之後，阿哈出部族旋即遷居於遼東開原近境之鳳州。　此事雖不見於明及朝鮮兩方之記載，然就其前後記事推之，亦不難得一梗概。

鳳州之所在，據遼史地理志上京道云：

> 鳳州，橐離（高麗）國故地，渤海之安寧郡境，南王府五帳分地，在韓州北

二百里，西北至上京九百里。

案遼東志卷九開原北陸路第四站爲韓州，卽今遼寧之八面城。又遼之上京爲臨潢府，卽今西拉木倫河之巴林，其地適在八面城之西。鳳州如在韓州北二百里，則上京乃在鳳州之西南，與此所記西北至上京，道里方位皆不合。疑遼史在韓州北二百里之北，當爲東之誤字。遼東志開原控帶外夷山川圖建州房州（又作坊州）兩地，皆在韓州之東。房坊與鳳聲近，譯寫偶異，可據以訂遼史之誤。又據朝鮮實錄載：

> 建州衞指揮玉古只千戶童觀音老等男婦共二十六名，持牛馬於江界滿浦口子江北皇城平來屯，言曰：「原居回波江方州等處，爲因韃靼兀狄哈侵耗，前年受聖旨，搬來婆猪江等處，爲飢餓覓糧而來」。——世宗六年七月乙亥條
>
> 上又問曰：「婆猪江人等前在何處」？眞曰：『前在忽剌溫地面方州，太宗皇帝北征時，時家老猛哥不花等到時波豆站奏曰：「我等之居，境連達達地面，數來侵伐，願移於婆猪江」，皇帝許之』。——世宗十五年八月壬戌條
>
> 向者逃來人言：「滿住已移居鳳州，距忽剌溫地面二三日程」。滿住果移居鳳州則姑勿窮討，只討婆猪江等處散接賊黨。——世宗十九年七月丙午條
>
> 勅凡察曰：「……今爾等又奏要搬回鳳州放猪地面居住」。——世宗二十一年九月辛亥條

此方州與遼東志之房州坊州並爲鳳州之異譯。放猪亦鳳州之音轉。時家奴乃阿哈出之子，明廷賜名李顯忠。滿住爲顯忠之子，猛哥不花爲顯忠之弟。自阿哈出徙居鳳州之後，至其孫李滿住又遷於婆猪江卽今遼寧之佟家江也。回波江卽輝發江。忽剌溫（清人謂之扈倫）以忽剌溫江得名，明人譌嫩江爲忽剌溫江。凡黑龍江等處女眞，沿嫩江海西江南下，明人總稱之曰忽剌溫，或曰海西女眞。此云忽剌溫地面方州，又云鳳州距忽剌溫地面二三日程者，蓋忽剌溫地面。隨部族遷移，原無確定地址。當永樂末年韃靼阿魯台勢盛之時，聯合海西女眞南侵，則此時之輝發江卽爲忽剌溫境（如清初扈倫四部之輝發卽以居輝發江得名）。及正統之初，承阿魯台敗亡

之後，海西女眞又退居吉林以北，於是忽剌溫之地又距輝發江二三日程。故此鳳州與方州絕非兩地也。又據遼東志載：

> 建州東瀕松花江，風土稍類開原。有河曰穩禿。深山多松木。國朝征奴兒干，於此造船，流至海西，裝載賞賚，浮江而下，直抵其地，有敕令兀者衞都指揮瑣勝哥督守。——卷九外志
>
> 穩禿河（開原）城東北五百里，源出房州北山，北流入松花江。——卷一地理志開原山川條
>
> （由開原）東到坊州三百里。——開原地理圖注
>
> 開原東陸路至朝鮮後門，第一站卽坊州城。——卷九外志
>
> 建州虜營，昔居房州，去邊月餘程。永樂間虜酋李滿住，款塞，求近邊種牧，乃卽蘇子河與之。——卷七藝文志經略門

穩禿河吉林通志作溫特亨河，源出輝發江之北，北流至吉林省會而入松花江。遼東志謂穩禿河源出房州，是房州必在輝發江之北岸，與朝鮮實錄稱回波江方州地位適合。又坊州爲由開原東陸路至朝鮮後門第一站，與開原相距僅三百里。其第三站納丹府城，卽那丹佛勒城，在輝發河之南岸。是此坊州亦當於輝發河畔求之。日人稻葉岩吉以輝發河北岸之胖色城擬其地，或近是。至遼東志謂房州去邊月餘程者，語蓋出韓斌傳，所謂邊者。似指撫順迤東之邊牆而言。當成化時韓斌爲副總兵，以建州屢次寇邊，其時建州乃在蘇子河畔，故經營撫順以東邊牆營堡以防禦之。其地去房州已遠，故有此語。若自開原言，則不過四五日程也。

阿哈出遷居鳳州，據朝鮮實錄載：

> 今月十七日，小甫里口子對望越邊兀良哈沈指揮，率軍人十二名，將牛馬幷十三頭來說：「吾等在前於建州衞奉州古城內居住，二十餘年了。——世宗六年四月辛未條
>
> 平安道都節制使李蔵上言：「……臣更招童豆里不花反覆詰問之，其言曰：「……予則李滿住之切隣也……予本生鳳州，移於建州（案此指婆猪江言）居十二年而投化了。——世宗十九年六月戊子條

據此童豆里不花本生鳳州，由朝鮮世宗十九年，除投化之年不算，上溯十二年爲世宗

六年，適爲李滿住遷徙之年，則此奉州鳳州當卽一地。　奉鳳同音字，故得相通。又朝鮮世宗六年，卽永樂二十二年，由永樂二十二年上溯二十餘年，當爲永樂三年以前。　建州設衞在永樂元年十一月，至次年十二月及三年正月，明廷使臣奉帝勅諭及馬，賜阿哈出者，仍由朝鮮東北面前往。　則是阿哈出之西遷，或卽受賜以後之事。其遷徙之故，亦可約略推得。　蓋明廷設建州衞招撫諸種野人，深爲朝鮮所疑忌。如猛哥之入明，其間實經過多少周折。　其繼猛哥之後來朝者，朝鮮則直使兵馬阻當，或擄掠其妻子。　觀朝鮮實錄所載：

> 使臣云：「吾都里兀良哈兼進兀狄哈等頭頭人皆順命，唯仇老甫也等不順。以招諭以歸事，奉聖旨而來，仇老甫也等云：『雖順命，妻子百姓等，必爲朝鮮所虜，慶源兵馬使，阻當，則不得率行』。　——太宗五年九月壬戌條

不但如此。　朝鮮慶源且因此斷絕其互市。　朝鮮實錄載：

> 初野人至慶源塞下，市鹽鐵牛馬，及大明立建州衞，以於虛出爲指揮，招諭野人，慶源絕不爲市。　野人憤怨，建州人又激之，乃入慶源界抄掠。　——太宗六年二月己卯條

此時野人對於朝鮮聲威，猶有所畏。　阿哈出以首先服屬之人，負招撫諸種野人之責，對於朝鮮。疑畏尤甚。　加以其生活所資之鹽鐵牛馬，一旦斷絕，勢亦不得不遠徙遼東近境之鳳州，仰賴明廷以居也。

自阿哈出部族遷居鳳州以後，建州女眞之居於圖們江外者，益爲單弱。　而斡朶里部族又素與兀狄哈互相仇殺。　至是遂不得不移居於朝鮮圖們江內會寧之地。　據東國輿地勝覽所載猛哥帖木兒入居會寧，實爲朝鮮太宗朝事。　朝鮮實錄載猛哥之移居，皆後來追述之辭，與此可以相互證明。　茲彙錄如次：

> 猛哥帖木兒等云：「我等順事朝鮮二十餘年矣」——太宗五年四月乙丑條
>
> 猛哥帖木兒回稱：「當初我與兀狄哈相鬥，挈家流移，到來本國，今若赴京，慮其兀狄哈等乘間擄掠家小，以快其讎，又濱大海，倭寇來往，以此憂移未決」。　聽此，狀啓申達。　得此，照得猛哥帖木兒等，始緣兀狄哈侵擾，避地到來本國東北鏡城地面，居住當差，後因防倭有功，就委鏡城等處萬戶

職事經今有年。 ——太宗五年五月庚戌條

猛哥帖木兒曾受國家印信，安住我境阿木河之地，二十餘年。 ——世宗五年四月丁亥條

猛哥帖木兒移慶源府關曰：「……且予無職，少時蒙太祖招安，支給農牛農器糧料衣服，許於阿木河居住。 ——世宗五年六月癸酉條

童猛哥帖木兒與伊父童揮護伊弟凡察等，仍居本國公嶮鎮迤南鏡城阿木河地面。 臣祖先臣康獻王某時，前項猛哥帖木兒被乎狄哈侵奪家財等物，其部屬人民逃散，不能自存。 臣祖憐憫，授本人鏡城等處萬戶職事，造給公廨，以至面前牢子等，使喚人口，鞍馬衣服，並給撫綏。 臣父時陞授上將軍三品職事，附籍當差。 其後蒙授朝廷職事，仍與本國軍民相參住坐。 ——世宗二十年三月甲寅條

據此，猛哥帖木兒順事朝鮮，與許於阿木河居住，原係兩事。 當分別論之。 猛哥順事朝鮮之年，由朝鮮太宗五年，卽永樂三年，上溯二十餘年，爲洪武十八年以前。按朝鮮（太祖）實錄辛禑九年（洪武十六年）載：『太祖因獻安邊之策曰：「北界女眞達達遼瀋之境相連，實爲國家要害之地。 雖於無事之時，必當儲糧養兵，以備不虞。 今其居民，每與彼俗互市，日相親狎，至結婚姻。 而其族屬在彼，誘引而去，又爲鄉導，入寇不已。 唇亡齒寒，非止東北一面之憂也」』。 此當是高麗經營女眞之始。 猛哥之順事，或卽此時之事。 高麗史恭讓王世家載，三年（洪武二十四年）七月招諭東女眞諸部落，八月兀良哈來朝，九月遣使宣慰斡都里兀良哈，翌年二月兀良哈斡都里來朝爭館舍，王聞爭，故使謂之曰：「凡來向化者，先服爲長」，兀良哈遂推斡都里爲長，又牓諭諸部落曰：「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差李必等賫牓文前去女眞地面豆萬等處，招諭當年斡朶里兀良哈萬戶千戶頭目等，卽使歸附，已行賞賜名分，俱各復業」。 曰「先服」，曰「當年」，曰「復業」，均可證明猛哥之順事朝鮮，必在此時以前。 其時猛哥所居，乃在女眞地面豆萬等處。 豆萬卽土門，其地乃在圖們江北六十里，卽訓春江流域之地。 龍飛御天歌第五十三章注又云：「自孔州至於甲山，設邑置鎮……延袤千里，皆入版籍，以豆滿江爲界。 江外殊俗，至於具州聞聲慕義，或親來朝……後上幸東北面，謁山陵，江外野人，爭先來見」。

可證此時女眞野人仍居圖們江外。　其圖們江內延袤千里皆入版籍，雖野人亦附籍當差矣。　又此具州卽古州，其地北接斡朶里，言具州則亦兼及斡朶里矣。　此時斡朶里部族，或仍在古州之北，或已遷居於東開原及訓春江一帶，雖不可考，但其所居在圖們江外，則無可疑也。　據上引諸條，大都皆認猛哥入居會寧之年，爲太祖時事。但據世宗五年四月丁亥條，由此上溯二十餘年，當爲朝鮮太宗之四年以前，又據太宗五年五月庚戌條，謂猛哥到來鏡城地面，卽會寧，居住當差，已經今有年，而同年九月乙未條，又載太宗謂猛哥帖木兒服我未久，曰「有年」，曰「未久」，解爲太宗五年上溯至元年數年間事，似無不可。　東國輿地勝覽謂猛哥入居會寧，爲太宗朝事，當必有所本也。

猛哥入居會寧之後，至太宗十一年，以與朝鮮搆釁，又繼阿哈出之後而遷往鳳州。　朝鮮實錄載：

> 東北面監司上言：「野人來言，猛哥帖木兒將徙于深處，恐其乘時侵掠，益兵以禦如何」？　……趙英茂李天祐進言曰：「今猛哥帖木兒雖令招撫，今將移徙於開元路，恐與種類以間道直向吉州，則鏡城如囊中之物，又牧馬南下，則端靑騷然矣」。　——太宗十一年正月辛巳條
>
> 東北面吾音會童猛哥帖木兒徙於開元路。　吾音會兀良哈地名也。　猛哥帖木兒嘗侵慶源，畏其見伐，徙于鳳州。　鳳州卽開元，金於虛出所居。　——太宗十一年四月丙辰條

鳳州在今開原迤東三百里，元代亦屬開元路。　猛哥初時或欲徙居深處之舊開原，故鮮人恐其直向吉州，或南下騷及端靑也。　若移居遼東近境之鳳州，旣不得云深處，卽鮮人亦無此懼矣。　又案猛哥此次遷於鳳州，其同族之留居故地者，稱猛哥所居之鳳州則曰「中國」，曰「中原」，朝鮮實錄載：

> 東北面都巡問使申報，猛哥帖木兒之弟沙介來云：……又云：「猛哥往中國，則吾當來附。　——太宗十一年二月丙申條
>
> 給吾都里指揮李好心波糧米。　東北都巡問使報，李好心波等十七人告狀，他人等皆入中原，予等十家獨留，生理甚難故也。　——太宗十三年十二月丙寅條

曰「中國」，曰「中原」，知與遼東甚近。　其非深處之舊開原，尤爲明白無疑也。

六　毛憐及其他附於建州之部族

明初毛憐衞之居地，在朝鮮古慶源斡木河之間，與猛哥帖木兒壤地相接。　朝鮮實錄世宗十三年八月己亥條云：

> 上謂安崇善曰：「毛憐衞在何處」？　對曰：「臣未知之」。　上曰：「其問於投化人以啓」。　卽召崔於夫介崔毛多好等問之。　答云：「毛憐衞在古慶源斡木河之間。　前此波乙所爲其衞主。　波乙所子阿里，阿里子都乙好襲職爲指揮。　其地離新慶源三日程也。　（上）……又謂左右曰：「毛憐衞在何處」？　許稠對曰：「臣不知的在何處，然近於斡木河」。

此波乙所明實錄作把兒遜。　其居地旣與猛哥帖木兒所居斡木河相近，而把兒遜見戮於朝鮮之次年，明廷卽以阿哈出之次子猛哥不花；繼把兒遜之後爲毛憐衞指揮使。明實錄永樂九年九月辛酉條云：

> 命建州衞指揮僉事猛哥不花等十八人，爲毛憐等衞指揮使千百戶等官，賜之鈔幣，蓋從建州衞都指揮李顯忠所舉也。

據此，可見建州毛憐關係之切。　此毛憐衞部族，至次年並有遷至鳳州與李顯忠同居者。　明實錄永樂十年十一月己酉條云：

> 遼東都指揮同知巫凱等奏：「建州都指揮李顯忠，指揮孛速，趙百都，劉卜顏等，悉挈家就建州衞居住，歲乏食」，上命發倉粟賑之。

此時李顯忠所居在鳳州，建州衞卽指鳳州言。　劉卜顏朝鮮實錄又作劉甫乙看原爲兀良哈之酋首。　朝鮮實錄世宗九年二月戊子條云：

> 禮曹啓，兀良哈指揮劉甫乙看言曰：「斡朶里酋首權豆也，兀狄哈酋首古乙同哈也，予則兀良哈酋首；伏望賞賜依權豆例」。

此兀良哈酋首朝於朝鮮而與斡朶里兀狄哈相擬，當是毛憐衞之兀良哈。　朝鮮實錄世宗十八年十一月丁巳條云：

> 斡朶里童者音波言：「凡察及兀良哈卜兒看都兒溫等，與忽剌溫結好。

凡察此時仍居朝鮮會寧之斡朶里，與舊毛憐壤地相接。　此卜兒看卽劉甫乙看，都兒溫卽毛憐衞酋長把兒遜之孫。阿里之子，都乙好。　卜兒看與都兒溫並稱兀良哈，其爲毛憐衞之兀良哈，實可無疑。　據此，毛憐衞部族在永樂時，曾一度歸附於建州。明實錄永樂十四年正月癸丑條云：

> 建州衞都指揮僉事李顯忠及毛憐衞指揮使猛哥不花，率其部屬郎卜兒罕札不哈等，來朝，命郎卜兒罕扎不花等，爲指揮千戶等官。

此郎卜兒罕亦卽劉甫乙看，其時毛憐衞正歸附建州之時，故猛哥不花得率以朝見。明實錄正統二年十一月戊戌條又云：

> 建州左衞都督猛哥帖木兒子童倉奏：「臣父爲七姓野人所殺。　臣與叔都督凡察，及百戶高早化等，五百餘家，潛住朝鮮地。　欲與俱出遼東居住；恐被朝鮮國拘留。　乞賜矜憫」。　上勅朝鮮國王李祹，俾將凡察等家送至毛憐衞，復勅毛憐衞都指揮同知郎卜兒罕，令人護送出境，毋致侵害。

此時郎卜兒罕必已還居於舊毛憐衞地。　其後爲朝鮮都萬戶（朝鮮實錄又作浪卜兒罕）父子均爲朝鮮所戮。　此時童倉凡察等，新遭七姓野人之禍，不能自存。　所云潛住朝鮮地者，當仍在斡木河之近地，故明廷欲毛憐衞爲之護送出境也。　明實錄正統三年六月戊辰條又云：

> 建州衞掌衞事都指揮李滿住……又奏：「故叔猛哥不花任都督同知，曾掌毛憐衞事，其衞印被指揮阿里占藏不與。　今猛哥不花男撒滿答失里襲職，仍掌衞事，乞給與印信，以便朝貢奏事。　阿里印信，不許行用」。　事下行在禮部兵部議，……阿里見住毛憐衞，部下人衆，宜與印信。　撒滿答失里住建州衞，與毛憐衞隔遠，又無部下，難與印信；其朝貢奏事，宜令李滿住給與印信文書爲便。　從之。

此時之建州衞已住於婆猪江故與毛憐衞隔遠。撒滿答失里居此，又無部下，則是其父時所率之郎卜兒罕，必已遠離建州而復還其舊居之毛憐矣。　參互推之，關於建州與毛憐之關係，亦不難明其梗概矣。

喜樂溫河衞（或喜剌烏衞）亦在朝鮮近境圖們江外，與建州毛憐相去甚近。　高麗史恭讓王世家四年二月條云：

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差李必等賫牓文前去女眞地面豆萬等處，招諭當年斡都里兀良哈萬戶千戶頭目等，卽使歸附。已行賞賜名分，俱各復業。所有速頻失的覓蒙骨改陽實憐八憐安頓押蘭喜剌兀兀里因古里罕魯別兀的改地面，原係本國公嶮鎭境內。既已曾經招諭，至今未見歸附，於理不順。爲此再差李必等，賫牓文前去招諭。

據此，速頻諸地，皆在朝鮮近境公嶮鎭迤南。此公嶮鎭當指在綏芬江濱之公嶮鎭言。明廷所設喜樂溫河衞（或喜剌烏衞）卽此喜剌兀也。其地當在朝鮮近境之海邊。朝鮮實錄太宗十年四月壬寅條：

本年三月二十二日，有大明公差小旗張五十六羅仁保等五人，連名狀稱：「去戊子年三月十四日，皇帝遣總旗楊失里吉，及我等六人，賫勅諭招安朝鮮近境海邊兀里因接骨看兀狄哈彼劉朋可河，毛憐接于末應巨等。十一月到希拉溫衞，逢見兀狄哈指揮豆稱介。

此希拉溫衞指揮豆稱介，卽明實錄喜樂溫河衞指揮土成哈也。明實錄永樂五年正月戊辰條：

女直野人頭目土成哈等來朝，置喜樂溫河木賜河哈蘭城可令河兀的阿古河撒只剌河依木河亦文山木蘭河阿資河甫里河十二衞，得的奧石二千戶所。命土成哈等二百五十二人，爲各衞所指揮千百戶等官。

據此，知喜樂溫河衞指揮當卽土成哈。土成哈爲兀狄哈，與建州毛憐之爲兀良哈者，族類雖異，但以居址相接之故，其後亦有歸附於建州者。明實錄永樂十五年十二月戊申條：

建州指揮李顯忠奏：「顏春地面月兒速哥，願率家屬歸附，居建州」；從之。

此顏春卽前引高麗史之安頓，朝鮮實錄又作眼春，原爲土城哈之居地。朝鮮實錄太祖四年十二月癸卯條，載歸順朝鮮之女眞有，「闊兒看兀狄哈則眼春括兒牙禿成改」語，此禿成改卽前引之土稱介明實錄之土成哈。闊兒看兀狄哈朝鮮實錄又作骨看兀狄哈，卽水兀狄哈也。據此，此歸順建州之月兒速哥，當卽喜樂溫河衞部人。成化三年之役。明廷討伐建州，李滿住等父子駢首受戮，明廷於其地獲喜樂溫河衞

印。 參互推之，此喜樂溫河衞之兀狄哈部族，亦不能與建州無關也。

托溫酋長，永樂初以屬兀者衞（說詳上）。 則亦爲兀狄哈部族。 朝鮮穩城之多溫平以女眞乘虛入居得名，當卽此部族曾居之地。 穩城與斡朶里所居之會寧相近。 永樂九年四月斡朶里部族遷於鳳州，至次年，此部族亦隨之前往。 明實錄永樂十年六月辛酉條云：

> 遼東建州衞指揮僉事李顯忠奏：「塔溫新附人民缺食，乞賑貸之」。 上謂戶部曰：「薄海內外，皆吾赤子。 遠人歸化，尤宜存恤。 其卽遣人發粟賑之，毋令失所」。

據此，知兀狄哈部族之歸附建州者，喜樂溫河衞之外。托溫部族，亦其一也。

此外建州衞地址之可考者，據明實錄載：

> 木楞古野人頭目佟鎖魯阿等四十人來朝，命爲建州衞指揮千百戶等官，賜以冠帶及鈔幣有差。—— 永樂四年十一月乙丑條
>
> 忽的河法胡河卓兒河海剌河等處女直野人頭目哈剌等來朝，遂幷其地入建州衞。 指揮千百戶，賜冠帶襲衣及鈔幣有差。—— 永樂六年三月辛酉條
>
> 鎭眞河等處女直野人兀令哥等來朝，命兀令哥爲建州衞副千戶木郎哈爲百戶。—— 永樂十八年正月乙巳條
>
> 毛憐衞都督撒滿答失里及建州衞指揮李滿住等遣使奏：「忽剌溫境內野人那列禿等，率衆至那顏寨，刼掠人畜財物」。 ——宣德十年二月戊申條

考以上諸地，木楞古遼東志作木郎古，卽朝鮮之鏡城。 朝鮮實錄太宗七年正月辛巳條云：「建州衞女眞萬戶佟鎖魯阿告，搬取本國金線地面住坐家小六十四口，給發建州衞完住事」；金線卽鏡城，與此互見。 其次，忽的河諸河，當在綏芬河與海蘭河之間求之。 忽的河疑卽噶哈里支流和集河，法胡河疑卽布爾哈圖河，卓兒河疑卽其支流達兒花川，海剌河則海蘭河也。 再次，鎭眞河疑卽琿春河。 再次，那顏寨朝鮮記載或作乃顏羅延訥彥，淸實錄謂之訥殷部。 其地向來卽屬建州。 案明實錄永樂十五年正月己亥條：

> 設建州衞僧綱司，命本土僧搭馬兒班爲都綱。

此建州僧綱司之設，與朝鮮實錄有可相互印證者。 朝鮮實錄太宗十七年載：

都巡問使姜淮仲啟本揭曰：「月初六日，百姓廉生進告云，以田獵事到甘音洞，見東寧衞百戶金用貴小旗到案等六名于路中。 用貴等曰，內官張童兒陳指揮奉聖旨，率軍馬一千名，以白頭山寺丹靑事，去正月十九日，遼東離發彼土，所何江邊來到，造木寨，營倉庫十二間，輸入軍餉。 先送軍馬五百于山間，其餘軍馬，則留待雪消四月望時入來。 因此過夏，驢及農牛草地放牧事。 言之，授我木牌而還。 今將木牌上送。 四月

通事崔雲回自北京，啓曰：「臣等到北京……會同館裏見千戶金聲告予曰，百頭山下陳景張內史修造寺社，捉貂皮土豹松骨鷹，進去說了」。 七月

童不花等自中言說，自遼東至南羅耳道路極險。 粮料擔持軍一萬八千名，往返甚艱。 乃使軍人二百伐木開路，然後出來。 羅延農事只要牛飼。 來年二月間，寺社畢造，乃還。…… 造寺後，以遠方僧人，及近處有善心僧人看直。 八月

朝鮮太宗十七年，卽永樂十五年。 據此，明初於白頭山，所何江，南羅耳羅延諸地造作寺社，以處其地遠近僧人者，與設僧綱司，實爲一事。 是此諸地，明初卽以屬建州衞，又可知也。 又淸太祖武皇帝實錄辛卯年下載：

滿洲長白山所屬朱舍里內陰二衞，同引夜黑兵，將滿洲東界葉臣所居洞寨刼去。 太祖正坐樓上，諸將聞而告之。 太祖曰：「任伊刼去，豈有水能透山，火能踰河之理？ 朱舍里內陰是我同國，乃敢遠附異國之夜黑，刼掠我寨！ 蓋水必下流，朱舍里內陰二部，終爲我有矣」。

此滿洲原卽指建州言。 同國者，淸太祖曾稱建州國汗，亦謂建州也。 內陰乾隆時譯爲訥殷。 是其地至淸太祖時，仍屬建州之證。

綜而言之，建州毛憐部族，實以兀良哈爲主體，而雜有少數之兀狄哈在內。 故朝鮮實錄太宗十年三月乙亥條云：「兀狄哈兀良哈吾都里女眞，男女相婚，並是族類」。 此爲朝鮮討伐毛憐衞把兒遜時計議之辭。 參以本文所述，知是實錄。 至建州毛憐之疆域，本文所述，皆其未遷婆猪江流域以前之事。 實東自濱海圖們綏芬兩河流域，迤西至於輝發江之鳳州，中間長白山訥殷諸地，及布爾哈圖海蘭諸河，皆在境內。 此皆元代開元路境。 卽遼東志外志所載，開原東陸路至朝鮮後門，及納

丹府東北陸路所經之地。　此在元代視與遼東內地無異。　明承其後，並於其地造作寺社，而其衞外部族之來歸，及地址之併合，皆須請命於明廷，其非唐之羈縻州郡可比，又可知也。

七　建州部族及其初居地之臆測

明代記載每區分女眞爲三種：其居海西者曰海西女眞，居建州毛憐諸處者，曰建州女眞，極東最遠者，曰野人女眞。　曰海西，曰建州，皆就其居處言，曰野人，則就其文化言。　凡此皆明代中葉以後，就政治上之便利，漫爲區分之辭。　既非女眞自有之名稱，明初亦無此等分別也。

朝鮮實錄稱建州阿哈出部族及毛憐衞部族，並曰兀良哈；而稱建州猛哥帖木兒部族，則曰斡朶里。　斡朶里之得名，據朝鮮實錄世宗二十二年八月丁丑條云：

> 吾都里亦是女眞之種，只以居吾都里城，故因以爲號耳。

此吾都里卽斡朶里之轉音。　此部族既以居住於斡朶里城得名，故朝鮮實錄有時亦稱之曰斡朶里兀良哈。　如世宗十五年三月庚申條云：

> 斡木河住指揮凡察家人言，斡朶里兀良哈等云。

此云斡朶里兀良哈者，所以別於其他兀良哈。　猶之建州毛憐部族，其後居於婆猪江者，朝鮮實錄亦稱曰婆猪江兀良哈也。　孟心史先生明淸通紀於此條下著案語云：

> 據此一段文，朝鮮稱建州女眞皆爲兀良哈，惟分建州毛憐等衞爲婆猪江兀良哈，建州左衞爲斡朶里兀良哈。　他處往往建州毛憐等爲兀良哈，而建州左衞則俱稱斡朶里；此乃文字之省略，取足達意而止耳。　當以本段文爲正。

案斡朶里兀良哈之稱，朝鮮實錄中雖不數見；但此部族與建州毛憐等居止相近，族姻相連，視爲兀良哈之別支，當無大誤。　又案斡朶里部族遷居婆猪江後，其留居於朝鮮近境者。淸初統謂之東海瓦兒喀部。　瓦兒喀又兀良哈之轉音也。

建州毛憐以外之女眞，朝鮮實錄皆以兀狄哈稱之，或分別言之，曰骨看兀狄哈，嫌進兀狄哈，忽剌溫兀狄哈。　女眞語凡林木叢茂處謂之兀狄，哈，人也，卽林中人之意。　兀狄卽漢魏之沃沮，六朝之勿吉，唐之靺鞨，元之烏者吾者，明之兀者，淸之渥集烏稽窩集，皆一語之異譯。　由是言之，此部族之居東北，其所從來遠矣。

兀良哈明代以稱大寧迤北之三衞。其部族似爲契丹之遺，或雜有一部分之女眞而以蒙古人爲其首長。契丹蒙古與女眞，在種族上有何等區分，雖爲未決之問題；但在生活上，則截然有別。卽前者爲游牧民族，而後者則爲打牲城郭，而兼有農業之民族也。據華夷譯語兀良哈亦爲林中人之意，淸人謂之烏梁海。王本東華錄載康熙三十九年聖祖諭云：「尼布楚等處，原係布拉特烏梁海諸部落之地，彼皆林居，以捕貂爲業，稱爲樹中人」。據此，兀良哈與兀狄哈，在生活上並無若何區別，特以其居地，與蒙古相近，如明代所謂兀良哈三衞，乃在遼河迤西今熱河遼寧一帶，而外蒙古之西北，有唐努烏梁海者，當以居於唐努山得名，卽康熙時之尼布楚仍爲烏梁海部族居地；凡此皆在蒙古境內，或其接壤之地。疑兀良當爲蒙古語，此部族以與蒙古接近，故蒙古人稱之曰兀良哈也。

據此言之，兀良哈部族之居地，當在遼東之西北，元代建州部族之居於呼爾哈河流域者，似仍非其原住地。檢遼東志開原控帶外夷山川圖西金山之北有兀良河，東金山之北有阿木河站，其東又有斡莫河。同書地理志開原山川條：

> 兀良河，城西北三千三百餘里，源出沙漠，南流河州，與洮兒河腦溫河合，流入混同江。
>
> 斡莫河，城東北九百餘里，源出黃龍府北山，北流入松花江。

此兀良河疑卽洮兒河上源之歸流河，斡莫河疑卽一迷河之異譯，或指其下流入松花江處言。阿木河站爲遼東志卷九海西東水陸城站之第二站，與金人故居尙京城，中間僅隔海胡站一站。尙京卽上京今阿勒楚喀城。由此而西，爲今之雙城，再西南越松花江，卽伊通河一迷河入松花江處，疑卽阿木河站之所在。凡此皆明代兀良哈三衞地。淸太祖武皇帝實錄稱其祖先發祥之地在長白山東南鴨莫惠（原注地名）鴨朶里（原注城名），此當指朝鮮之會寧言。東國輿地勝覽卷五十，會寧建置沿革條云：

> （會寧）本高句麗舊地，俗稱吾音會，胡言阿木河，本朝太宗朝斡朶里童猛哥帖木兒乘虛入居之。

此吾音會阿木河與鴨莫惠並一音之轉。朝鮮稱其爲「俗稱」，爲「胡言」，知爲斡朶里部族徙來後之名稱。長白山緜亙千里，會寧正在其東南。觀斡朶里部族屢次

遷徙，均以斡朶里名其新遷之地，則此阿木河吾音會之稱，疑亦由他處徙來。　更以兀良哈部族分布之地論之，疑兀良哈三衞地之斡莫河及阿木河站，卽斡朶里部族之初住地，亦未可知。　蓋當遼及元代盛時，此部族或爲契丹蒙古所驅迫，而漸次東徙於呼爾哈河流域，其故地遂爲契丹蒙古所據，明初因於其地置兀良哈三衞也。

廿四，九，二四，在北平。